目 錄

contents

郭序___ 011 自序 015

I. 中國乎?本土兮!

01 中國乎?本土兮!——香港基督教的前世與今生 ___ 021

02 一路走來——我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___ 055

03 香港基督教的獨特圖像 ___ 071

04 新形勢與新定位:中港教會關係再思 ___ 078

05 「六四」二十五年——香港基督徒如何為國家守望___ 084

Ⅱ. 六十後的世代告白

06 世代——六十後的自白 ___ 093

07 鄉土情懷 ___ 096

08 中國、本土、信仰:「後安息人」的身分認同自述 ___ 099

09 「在祖國的懷抱裏被祖國強暴」…… ___ 107

III. 危城塌下來的痛

	10	我的眼很痛,但我看見了113
		11 他們是在鬧玩的嗎?對不起,這是認真的 116
	12	撕裂中的教會,仍然相信 118
		13 漫漫民主路:港人民主訴求的歷史考察 124
14	「不	好意思」所迴避的,「宗教無貢獻論」所反映的 128
		15 挑戰與選擇:雨傘下的香港教會 132
		16 政改表決後,想起一段歷史139
		17 十年——我城的《盛世危言》 142
	1	8 暗角·不相信 危城·塌下來 144
		19 我選擇,我在乎146
		20 解密檔案,解密人性 148
		21 世界不配有的繖民 151
		22 當上帝的話臨到 159

平土 号!

10 | ||

IV. 當十字架拆下來的時候

23. 再思強拆十字架 16

24. 守護十架的下嶺教堂 174

25 我淮入了中聯辦 177

26. 拆十風暴中的顧約瑟牧師___182

27. 強拆十字架與當前中國的合法性危機 ___ 191

V. 永存心底的重:八九六四

28 永存心底的「六四」___201

29 你……別狂傲,因為記憶,拒絕遺忘___204

30 六四? 倖存者的獨白___ 208

31 一碗魷魚粥·一點燭光___ 210

32 死了的兒子,歸回的生命___213

代跋一 路漫漫其修遠兮___223 代跋二 述志___231

文章原出處___237

郭序

邢福增老師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文質彬彬、為人謙和、 不喧鬧、有教學熱誠、研究功夫紮實、有風骨氣節的學者。 印象裏面,我未見過老師發怒。反而,有一次我因故與同 學發生衝突,一股腦兒跑到他的辦公室,氣沖沖地向他大聲 說:「看!你的學生竟然可以這樣無理取鬧!」他對著我這 個「無厘頭」(無端)大聲叱喝的學生,竟然一貫地平靜;若 換著是其他老師,早已將我修理一番。他慢慢地問我發生何 事。最後,當我從他的辦公室出來,不期然臉紅起來,自覺 羞愧。

因此,近兩年來,每當從牧者、領袖、同工和信徒口中 聽到「邢院長很激」、「邢院長行得很出」、「邢院長又出來指 責政權不是,太不客氣,對事情沒有正面幫助」等評語時, 心裏都會嘀咕著說:「你們有沒有想過,為何一個平常不慍 不火的人,今天變了『激進分子』?有沒有想過,這反映著今 天的社會狀況何等惡劣?」我建議,這些評議者應閱讀這本

中 中 國 子 記 同 的

12 | 13

書,細看邢老師如何回顧自己的歷程,表述他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幾十年來為何對中國愛恨交纏,對香港本土日益憂慮。我相信,讀者會了解到,香港經驗如何造出這個教內「激進者」,明白「激進者」的激進不是「搞事」(無事生非)。老師並不是畫餅充饑的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只顧現實的實利主義者,他是長期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奮戰的服事者。他的「激進」,實際是為到今天香港和中國的狀況而焦急,繼而發出吶喊,呼籲不要跑往將亡之域,並起來獻議,力挽狂瀾。若讀者是中年以上的香港人,更應會在字裏行間,發現自己的身影和一些被壓抑遺忘的感受。當我們讀這書時,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重溫香港人的故事。或許,今天撕裂的香港社會,首先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立場,而是找回我們的故事、經歷。讓我們從轉折的歷程中,看到我們怎樣走到互相對立的點上,看到社會困局是如何形成的。

但我們要注意,這書不僅是老師的個人經歷,更是一位知識分子對中國及香港本土狀況的研判和省思。書裏多篇文章雖然不是學術論文,但作為一個資深的中國及香港基督教歷史研究者,他的觀點和討論並不是無的放矢,隨便論斷,而是基於歷史研究、社會分析和實際事工經驗得出的反省。他雖然以充滿情感的筆調來書寫,但論點一針見血,直陳要害。例如,他在談論教會及社會對新思想、新思維的排拒時,隨手拈來一個電影故事,直指我們今天看來大義凜然,但其實「內心的仇恨比愛多出許多」(本書頁 157)。這豈不是我們今天對待不同政見的人的狀況嗎?這些看似「不學術」、輕描淡寫的論點,誘視著我們生存狀況的深邃處。

另外,我們在雨傘運動兩週年之際,不禁會問:中國與本土還可以相 干嗎?今天,若有人擁抱其中一方,極可能會被視為對另外一方的背叛和

郭序

傷害。老師在此際嘗試書寫既中國、又本土,不中國、又不本土的論述,隨時會陷入左右受敵的情況。不過,這不就是香港人的現實和要處理的問題嗎?中國是不可以逃避的現實,香港是我們的家。但香港並不真的自古以來就必然等於中國,中國政權也不真的將香港看成毫無異質的分子。誠如老師所說:「如何在互動與張力間確立香港人、中國人、基督徒的三重身分,經過多年的實踐及反省,仍有許多問題未及處理。但上主既然將這具挑戰的責任交給我們,就當承擔時代使命。」(頁104)中國與香港,即或我們老大不喜歡把它們放在一起,卻是我們今天不可逃避的責任和使命。這書,能幫助我們一起思索這責任。

更重要的是,本書將我們的目光,由國族身分及世代之爭,轉至權勢、公平、誠信、溝通及彼此充權的思考上。老師提醒我們,當我們思考中國及香港的問題時,關鍵不是地域或族羣的差異,而是幫助一個習慣以鬥爭、統戰、謊言、奪權、暴力、統制手段來統治的強權醒悟過來,並且叫活在這種統治下的基督徒和人民不要習染統治者的行事方式。如此,我們的矛盾點便不是中國與香港,而是鬥爭與仁愛、統戰與恩慈、謊言與真理、權勢與謙卑、暴力與和平、統制與服事。因此,本土是我們立足之地,努力的方向是不被同化,更加不要成為種種不合真理的生活行徑的「協力者」(collaborators)。我們不是不要中國,而是要擁抱真理。明乎此,我們便會發現,不同世代要「學習揚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頁 141),要在「坦誠地聆聽及了解對方的同時,也認識自己的盲點所在」(頁 95)。最緊要的,是讓追求平等、自由、法治的羣體,彼此支持,互相充權,令這兩個社會裏有血有肉、有家庭親屬的公民個體,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這誠然是雨傘運動後的香港社會要努力的方向。

本土 号!

14 | 15

捧著書稿,我掛念著老師會不會又因此被權勢多添幾筆「過犯」,在 黑名單裏多升「幾格」。我誠懇呼籲正在看這書、有力量「打報告」的朋友, 希望他們看到本書承載著知識分子對家國憂患的情懷和擔承,不要為打報 告而報告,也不以報告打人。我更懇求上主保護與賜福邢老師、他的家人 和服事,使他成為讓上主旨意行在地上的流通管子。

> 學生 郭偉聯 於獅子山下 2016年9月27日

自序

兩年前很想寫一篇文章,但卻一直沒有勇氣寫,坦白 說,也不知如何寫。或是,最後自己會下一個怎樣的結 論……這篇文章的名字是「今天我,如何面對中國?」

兩年前的9月,香港社會好像在暴風雨的前夕。9月27日晚,金鐘政府總部已經有不少香港市民在聲援學生,大量警察在佈防,並與示威者對峙。由於翌日早上要到一教會主講中國主日,故帶著忐忑不安的心離開金鐘。當時在「面書」上貼文:「氣氛很感人,大家一起,不認識的人,同心為香港撐學生,爭民主。可惜不能再留了,明早要講道。問題是,明天講中國主日,際此時刻,如何講?」

10月5日,「九二八」後第一個主日,我要到中環半山 一所教會證道,講的又是「中國主日」。從中環港鐵站沿半山 行人電梯向上攀行,又在「面書」上貼文:「今早沿中環步行 往半山,路過中山紀念館。中環,從來就不僅僅是政治及經 濟中心,歷史上也是思想變革、不甘心滿足現況、求變的地

土國 架認 同 兮乎

本中

16 | 17

方。在世界的『中環價值』以外,學生及市民要改變這城,不認命。這是 直正的中環價值。|

回想自己在1993年起加入建道神學院,「中國 | 是讓我踏入神學教育 的主要關懷。多年來,常有機會獲激在教會主講「中國主日」,或關於認 識中國教會的專題。但兩年前,強烈感受到自己不知可以如何再言説「中 國 | ! 最近,我甚至一度萌生念頭,很想很想宣佈不再接受「中國主日 | 的激請了……坦白説,中國於我,跟昔日的「中國心」相比,確是愈走 愈猿 ……

「大中華膠 | 是網絡世界裏用來諷刺一些對「中國 | 愚昧固執的人。他 們抱著「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不忘「平反六四」,年復年地在編織著一 個沒有圓現的「中國夢 |。我同意,自己可被歸類為「大中華膠 |的一員。 不過,近數年,不論是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或是在新天朝帝國邊陲的香港 的遭遇,在在令我這個「大中華膠」的內心,也經歷了許多的掙扎。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一直相信,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並 不對立。如果讓我選擇,我會説我是「中國的香港人」。不過,近年,目 睹我城正在沉淪,出於對本土的強烈關注,加上對「中國」的重新認識, 「本土 | 與「中國 | 的關係一直在調整。不過,我仍相信,對「本土 | 認同, 並不代表要跟「中國 |割蓆,仍得要思考如何 [deal with 中國 |的問題。 所以,我折日常自言,自己是一個有本土意識的中華膠(是的,不「大 | 了……)。當然,有人會認為,邢福增已經走上跟中國對立的路上,甚至 國內有人會將我打為「反共 |、「反中 | 之流。同時,本土青年人卻認為, 邢福增只是「偽本土」,無法洗掉其「中國 | 基因。也許,這是「今天的我 | 的真實寫照。「今天我,如何面對中國? | 是我不懂寫?不敢寫?還是不

自 序

想寫?

也許,交代一下本書的緣起。去年(2015年)12月,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崇基載道」公開講座,定了「無謂本土?無畏本土?歷史重構與神學解構」為主題,我被分派為講者之一。「中國乎?本土兮!香港基督教的前世與今生」是我設定的講題。後來,基道出版社梁冠霆博士問我,是否有興趣以此為題擴充成書。我考慮後,決定就「本土」與「中國」兩個命題,整理自己近年在不同場合寫成的文章,分為「中國乎?本土兮!」、「六十後的世代告白」、「危城塌下來的痛」、「當十字架拆下來的時候」及「永存心底的重:八九六四」五個部分。原來講座的內容,由於沒有講稿,需要重寫。因此,一直拖延至今才完成。同時,我也將兩篇文章收為「代跋」,一篇是2004年離開建道神學院前,在早會跟同學的告白,另一篇是2014年院長就職崇拜的述志。人生匆匆走過十年,如今是踏過「入伍」之年,十年後的香港、中國跟我,會是怎樣?

重讀書稿的時候,感受到我們這一代——經歷了九七、六四的中年人,竟然又再身處於大時代之中。當然,這一次的主角,是香港本土新生代。他們正為自己所屬的城市而奮戰;我們這一代,又豈能沉默與旁觀?全書大抵呈現或總結了近年間我對「中國」及「本土」的思考與實踐。也許,未嘗不是對「今天我,如何面對中國?」這問題的另類回答。書名《中國乎?本土兮!——身分認同的十字架》,是冠霆所擬。很喜歡這名字,每個基督徒都在背負十字架,此時此地,身分認同也是一個沉重的十架。

感謝冠霆的約稿及「印象文字」願意出版。這年頭出版業不易為,希望本書不會令他們虧本太多。還記得1997年,曾出版一本《書心國是:「理想與現實」間的家國情懷》,集結了自己對中國的感受。據說該書並不太暢

中中國 生子 中國 手字架 同的

18 | 19

銷(坦白説,自己出版的書,真的暢銷的似也不多),對出版社常存歉疚 之心。但這總算是自己生命軌迹上的一點記錄。如果兩本書對比,也許所 見的,不僅是一個人的心路歷程與軌迹變化,也藉著這小人物的思緒折射 出時代的變遷。

感謝浸會大學郭偉聯教授為本書撰序。他是我在建道任教的第一批主修「中國文化」的學生。後來雖然走上神學之路,但卻一直對中國及香港有所承擔。我雖曾是他的老師,但在上帝國度內,我們是在不同位置努力的同行者。

末了,還是要感謝家人。今年是與愛妻葳妍結婚二十五週年的日子。 三十年前在中大相遇,如今兒子已分別二十及十五歲……她對我及這個家,默默付出。兩年前擔上院長之職,對她而言,這是另一個重擔與十字架。如今,能夠支撐著的,是我們憧憬著卸下院長的「解脱」,還有十年後退休的日子……我兒灝志、述志,我不期望你們要愛中國,對「天然獨」一代而言,這只不過是老一輩人揮之不掉的鄉愁。你們成長的世代,充滿前所未有的挑戰。雖然不同世代的經驗不一,但都同樣熱愛我城,一起為這個屬於我們的城市發聲,重寫這個城市未來的責任,交給你們這一代了。

是為序。

邢福增 2016年9月23日 「九二八 | 二週年前五天



中國乎?本土兮!

守護香港,

是守望中國的重要一步。



01

中國乎?本土兮!——香港基督教的前世與今生

一、香港人的命運與悲哀

如果,命運能選擇……

陳冠中在《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¹ 裏,重新想像了 1949 年後中國歷史的新軌迹:如果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勝利 了,中國當代歷史發展會怎樣?他以1979年(是年乃蔣經 國接任中華民國總統第二年〔蔣經國,字建豐,故曰建豐二 年〕)為切入點,通過不同人物的際遇,透視出國民黨管治 下的政治生態及知識分子的命運……對照兩岸政權的分際異 同,讀來確令人產生更多的想像空間。

「烏有史」(Uchronia)是一種另類的歷史想像,寓小說於歷史,突破了實證史學不問「假如」的基本前設。筆者忽發奇想,也來構思一本《道光二十二年:新香港烏有史》,想像如果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條文中,永久割讓予大英帝國的不是香港島,而是舟山(浙江沿海的羣島;鴉片戰爭期間,英軍一度佔領舟山²),那麼香港的歷史將會如何?如此,香港島仍屬大清領土,歸新安縣管治。那今天香港很大可能是深圳市的外島。舟山回歸中國後,香港居民千方百計

土國 土國 同 号乎

本中

22 | 23

地申請往舟山特區自由行,期望一睹特區的風采,並順道在舟山購買奶粉 等日常用品。在舟山人眼中,香港人仍擺脱不了鄉民性格,成為舟山「騙 蝗」行動針對的對象。香港人到舟山「購物」時自豪地對記者說:「如果不 是我們來購物, 舟山的經濟早就垮了, 舟山竟不知感恩! |

其實,「新香港烏有史」尚有第二個構思,名為《振英元年》,假設 1979年中英兩國同意擱置香港前途問題三十年,至2009年重啟談判。這 年,北京剛好舉辦奧運,成為全球焦點,展現大國盛世。中國已躍升為世 界經濟第二大強國,相反,英國國力持續下滑,經濟衰退,急於乞求中國 政府及紅色資本的投資項目。結果、英方在判談桌上節節失利、完全沒有 討價還價的本錢。2010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2017年7月1日香港回 歸中國,並由中方主導下擬定《基本法》。《基本法》在習近平上台後進入 最後擬定階段,時由梁振英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祕書長。《基本法》的 精神是中港完全融合,成立香港特別直轄市,並以三權合作為政制藍圖。 2015年按《基本法》「選 | 出梁振英為首任市長,同時由原新華社社長(即 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書記)任香港市委書記。梁宣稱香港在2017年後將 實行徹底的非殖化變革,完全跟祖國接軌,一雪殖民地時代的恥辱,標誌 著偉大的中華民族在團結、無私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並由習近平主席帶領 下,進入歷史新時代。

這兩部《新香港鳥有史》的構想純屬虛構,但時空的錯置,卻仍帶出 香港的獨特命運。這既是香港歷史的獨有軌迹,也道出其跟中國現代歷史 發展錯綜複雜的關係,從變調到重新接軌的曲折歷程中,在在反映出大時 代或歷史對香港人開的玩笑。

中國平?本土兮!

中國與香港

回顧香港的歷史,雖然香港島自 1841 年起被英國佔領,1842 年按《南京條約》「永久割讓」予英國,並在 1860 年及 1898 年擴充界址至九龍半島(割讓)及新界(租借九十九年),但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卻從來沒有與中國「分離」。首先,香港與中國大陸間,並沒有實施出入境的管制,華人可以自由進出英界與華界,毋須持有簽證。因此,每逢中國大陸發生動盪事故(如太平天國、日本侵華),便有大量「難民」進入殖民地。直至中共建國後,殖民地政府才於 1951 年設立邊界。即或如此,仍無法完全堵截大量難民偷渡來港。質言之,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是在歷史上卻一直有大量華人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從大陸遷入。戰前香港的人口增長,均是由移民促成的,是個典型的移民社會。而受華人傳統安土重遷觀念影響,大部分移居殖民地的華人,均期望落葉歸根,「回鄉」才是他們的歸宿,香港只不過是寄居(還記得那些「『旅港』同鄉會」的名字嗎?)之地而已。

再者,英國統治香港後,並沒有殖民化改造當地社會的計劃,仍容許華人按其原有的風俗舊例生活。關信基曾指出,香港很早便實施另類的「一國兩制」:「其中一個小而高高在上的制度是以英籍人士為主體的,依普通法而直接統治的系統;而另一個是以只有『外國人』身分,在社會上佔大多數的華人,依大清律例透過本土鄉紳而『間接統治』的系統」。3

關氏更進一步指出,香港社會形成了兩個涇渭分明的羣體:洋人社會 及華人社會。英國人取得香港是為了打開中國的門戶,成為中英關係的驛 站。英國不需要在香港殖民,這裏也沒有自然資源可供英國剝削,是故亦 不需要發展當地的社會。由於洋人社會裏的成員(包括英國人和歸化了英

中 中 國 平 字架 同 的

24 | 25

籍的華人),並不是以香港為家,因此,香港在長時間內沒有「永久居民」的法律概念,英國公民沒有必要在港永久定居,而居住在港的大部分華人也只是暫居香港的移民。他們的特色是:

香港早期的歷史主要是移民在異地求生存的歷史,在不同時期,大批中國人因為逃避中國的政治動盪跑到香港來,動盪過後大批人又跑回老家去。這種情況基本上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嚴格說來,這種社會應當稱為流動人口社會,但從長期累積的角度看,流動人口也有變成「定居的移民」,而其絕對數字是不斷增加的。)顧名思義,一個移民在香港只是客人,香港政權固然也不會視他(她)為政治上的主體,他自己也不會有主體意識。另一方面,移民與移民之間除了鄉里及其延伸關係以外,也缺乏穩定的社會連繫。香港對他們就像一條救生艇,在天氣惡劣的大海中飄浮,等它到達岸邊,也就各散東西。……在這些條件下,他們只求政府少管他們,而不會有其他的期望。

關信基有趣地指出:「一羣不以香港為家的統治者自然沒有動機為一羣不以香港為家的被統治者做多少事。」⁴ 劉兆佳早年也指出,殖民地是建立在一塊原先較少人定居的土地之上(約五千人),換言之,殖民地政府是在殖民地人民到來前已經成立。大部分來到殖民地生活的華人移居,主要是為了謀生或避難,而不是要在這裏落地生根。⁵ 難怪有人以「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borrowed time, borrowed space)來形容香港。⁶

職是之故,在港華人長期沒有提出任何「反殖民統治」的訴求,甚至出現學者形容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現象 (collaborative colonial

中國平?本土兮!

power),為香港的管治奠下基礎。⁷同時,在港華人的民族主義的形態也不是以「反殖」為核心的,⁸他們一直關心中國,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中國的改良以至革命運動。陳冠中曾以「王韜模式」來形容這種關係:即是像王韜這類「不容於大陸而避居香港」的人,利用殖民地的空間,著書立說發出聲音,「回頭再影響大陸」。「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刻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喑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⁹不少學者均指出,香港在促進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¹⁰

香港這種獨特角色,隨著中共建國後,接連掀起政治運動,造成社會動盪、人心不穩,而且更形鞏固。一方面,香港土生土長人口的增長,逐漸改變移民社會的心態,「香港是我家」反映出本土社會的形成。誠如陳冠中所言:「香港從一個過客、移民為主的城市,變成一個長期定居者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無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¹¹ 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社會,既表現了對當前社會各種問題的關注,其中尤以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提出的「關心社會、爭取權益」口號,至為顯著。但這種本土性格,仍然對「中國」(「祖國」)表達了不同程度(鄉土、文化、民族)的認同與關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改弦易轍,揚棄鬥爭思維,告別革命,開展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此舉令不少關心中國的香港人,願意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深信經濟的發展,會帶來社會的開放,並促成政治及民主的轉型。此時,也是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之時,香港人對中國的複雜情結,在中英談判過程中,可説表露無遺。曾經歷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者都不會忘記,香港人對於中國政府決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曾經表現出

26 | 27

何等的無奈與憂慮,並掀起一波波的移民潮。誠然,絕大多數香港人既不能也不願移民,當時一度幻想,中國政府接受以「主權」換「治權」的條件,讓英國政府繼續管治香港。不過,也有不少港人本於民族主義立場,提出「民主回歸」的願景。最後,中英兩國經過多輪談判(香港人卻被否決參與其中),終於在1984年9月在北京草簽《聯合聲明》,正式確立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生為香港人的悲哀

一般稱 1984 年至 1997 年為「過渡期」,在這長達十三年的過渡期間,不少港人期望可以逐步邁向「民主回歸」的目標,讓香港發展出更符合民主的政制,其中爭取立法局在 1988 年引入直選議席最終落空。1989 年,港人高度關注北京學運,及至中國政府以軍隊鎮壓屠城,港人民心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再次掀起新一波移民潮。六四事件後,英國政府調整對華(港)政策,1991 年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選議席,民主派在直選中壓倒親中的建制派。顯然,英國政府在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任內,有意加快香港政制的民主化步伐,結果引來中國政府強烈反對,中英在「後過渡期」出現爭拗,最後中方決定「另起爐灶」,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原有立法局不能以「直通車」方式過渡,取而代之的,是由中方主導下成立的「臨時立法會」。1998 年,始舉行主權移交後首次立法會選舉。

九七後,不少港人仍沒有放棄民主夢,期望早日能按《基本法》最終以「直選」產生立法會全體議員及特首的承諾,實現「民主回歸」的理想。 不過,九七後政制民主化的進程並不如民主派預期般啟動,其中立法會

中國平?本土兮!

的「功能組別」的存廢、直選議席的比例、分組點票問題,以及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由一千二百人組成的「小圈子」選舉)安排,仍是香港政治爭論的焦點。由於按 2008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2017 年的特首可按普選產生,故就 2017 年政改的安排,成為各方的焦點。中國政府以「循序漸進」方式落實民主的表述與意願,隨著時間的轉移,愈益受到港人質疑。香港民間社會在是次政改的討論中,有人提出以「公民抗命」的方式,表達不滿,並藉此手段爭取普選。及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國人大常委就香港在 2017 年政改安排作出決議,提出所謂的「先篩選,後普選」方案,引起香港社會激烈的分化。「八三一」決議,無疑宣告了「民主回歸」的死亡,同時激發社會更廣泛的爭取「真普選」運動。香港警方於 9 月 28 日發放了八十七枚催淚彈,鎮壓和平示威者,最終引發了香港民主運動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雨傘運動」。雖然持續兩個多月(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最終仍無法在政改問題上取得進展,但「後佔領」、「後雨傘」時代的香港,已經進入嶄新的時代……

記得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在1994年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曾慨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他指出,由於台灣一直受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及國民黨等外來政權的統治,故台灣人沒法決定自己的前途與命運,故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12其實,又豈是台灣人生來悲哀?難道生為中國人不悲哀?生為香港人又何嘗不悲哀?台灣人與香港人的悲哀,豈不是沒有「中國」的因素在內?

本土?中國?

毋庸置疑,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13在近年連串抗爭運動中(反高